

立论本部分主题,关于艺术、艺术史、艺术家之“纠缠”不期而至,是自然而然、必然联系,更是无法绕转、不可回避。

坚定文化自信,筑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的文艺高峰,是宏图伟业,也是使命担当。在此语境下,上述话题既为关注与热议焦点,也是探索与研学力点。

气墨是灵象之笔墨,灵象为笔墨之气墨,气墨灵象形质一体、同行相携;气墨灵象从线墨具象、意墨意象、泼墨抽象与朴墨真象(“三象合一”之墨象)走来,是墨(彩墨、油彩)与象演变发展的未来与远方,是墨象艺术的高峰,是艺术语言的至美之象,也是迄今可以预见的艺术发展的最高艺术形式;艺法灵象是艺术的本质性规律,既为艺术创作之遵循,也是艺术前行之引领(见《气墨绘画 灵象艺术》《艺法灵象 至美审美》)。

毋庸讳言,成就艺术巨擘,走进艺术典章,是艺术家的人生理想,也是艺术梦想。然而,什么样的艺术家,方有如此造化?换言之,具有怎样学养、功力的艺术家,才能进入气墨灵象,成就至美之美?这是学研议题,更是实践课题,既属艺术未来,更取决于艺术当下。要真正理清楚、说明白、觅通道,艺术应是再好不过的教科书。

谈艺话史,往往聚焦经典珍藏,尽论巨制名作;又往往追忆历代先贤,悉数灿若星辰;还往往探研艺术流派,历列各个派别学宗。研读中国艺术史如此,把握西方艺术史亦然。如此,一定意义上,艺术史就是关于艺术经典的承载记录史,也是历代艺术大家的人榜排名史,还是各种艺术流派的探索形成史,而艺术(作品)始终是“灵魂”“核心”,具有鼎立与标志意义。

艺术史对艺术(作品)的选择,取决于其载道与传承之宗旨,突出地表现为尚绝、尚新、尚进、尚融与尚极。

先谈尚绝。“绝”即原创,亦即惟一,就是不可重复,这是艺术的至高价值所在,也是艺术史论的至高原则。艺术史尤其具有这种性格,不可能也不会载入相同语言形式与风格的作品。艺术史尚绝,由艺术的本质意义所决定,所体现的正是艺术最高价值的不可侵犯性。

再说尚新。“新”即创新,是继承之创新,也是站在巨人肩膀之上的攀登,这种创新具有正大气象,且包前孕后。换言之,创新从继承出发,走向新高度、新境界,而决非为创新而创新,误入荒诞不经、光怪陆离之歧途。比如,“六朝三杰”之一张僧繇的“没骨山水”,就是在继承凹凸绘画技法之后的创新;五代画家李成的“自成一家”,也是在师承荆浩、关全的基础之上的创新;黄宾虹从“白宾虹”到“黑宾虹”,齐白石从师法八大、徐渭、吴昌硕到开创“红花墨叶”,同样是创新;法国雕塑大师马约尔的“象征主义”雕塑,也是在师法现实主义雕

# 气墨灵象 高学大德

□吕国英

塑大师罗丹基础之上的创新。

又言尚进。“进”就是前行,就是发展演进,就是站立时代新高度,这是艺术发展从低级走向高级、从高级走向更高级的必然要求;也是引领时代审美、陶冶人文精神的重要价值所系,既体现艺术的时代属性;也呈现艺者的审美之需,既有宏观更迭;也有微观演绎。从原始美术、古典美术到现代艺术、后现代艺术,是一种艺术前行;从架上艺术到影像艺术、装置艺术、综合材料,也是一种艺术前行;从莫奈的印象派到修拉的新印象派,再到塞尚、梵高、高更的后印象派,同样是艺术前行。哲思有言,前行,哪怕仅仅一小步,也是新高度。艺术尤其如此。

还论尚融。“融”就是和,亦为极致之和谐。艺术尚融,是艺术发展、演变过程中,古今中外优秀艺术成果相互借鉴、吸纳、完善的一种艺术现象。近现代以来,这种趋势愈加显明。艺术先贤林风眠、徐悲鸿均有“中西结合”“中西合瓦”之主张。林风眠的光影彩墨、徐悲鸿的素描写实、李可染的光影山水等艺术成就,就是“融”的成果;“旅法三剑客”赵无极、朱德群、吴冠中的艺术成就,是非常典型的“融”的结果;西方艺术大师波提切利、克里姆特、马蒂斯、毕加索等,也从东方艺术中采撷了诸多艺术元素,吸纳了大量文化养分,一定意义上也是“融”的结果。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的大变革、大融合趋势下,艺术之“尚融”将呈现新发展、展现新气象。

后语尚极。“极”即极致,是艺术创作追求出神入化之要义,也是艺术审美矗立经典完美之根本。求极致、臻完美,不仅是艺术理想的本质,也是古典主义精神的核心。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是古典精神完美回归的典范,将唯美主义推向了极致,成就了文明史上无与伦比的艺术辉煌。晋唐时期以“二王”为代表的行书、“张颠素狂”为代表的草书,以及以“吴带当风”为标志的重彩壁画,还有宋元明清一路崛起的“文人绘画”等,均呈现书画极致之风,矗立艺术丰碑。

显然,“五尚”所及,皆与气墨灵象立论相契、立象相合。换言之,气墨灵象之所以眺瞩艺术高峰,既以原创之“绝”为首要,又以继承之“新”为必备,还以攀高之“进”为应有,并以和谐之“融”为不可或缺,也以完美之

“极”作通途。

有艺术评论家言,艺术史是艺术的“陈列馆”,艺术家是艺术史的“雕刻师”。对艺术作品的大浪淘沙,究其根本是对艺术家学养、功力的评判与检验。艺术(创作)尚绝、尚新、尚进、尚融、尚极,艺术家当须崇学、崇德、崇静、崇爱、崇论。这是既往所启示,也是现实所亟待。

首先说崇学。“学”即学养,是博学之学,是历史、人文之积学为成者。艺术是世界语言。既为博学,国学是本,世界主流文化也是应有之含。恩格斯在谈到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时说,“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和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这就是博学的魅力,也是博学的力量。中国艺术史同样反复印证这一命题,历史上哪位艺术大家不是学富五车,又哪一位不是才高八斗?所不同的是,依时代进步与审美发展论,今天的艺术大家应该更博学、更融通、更至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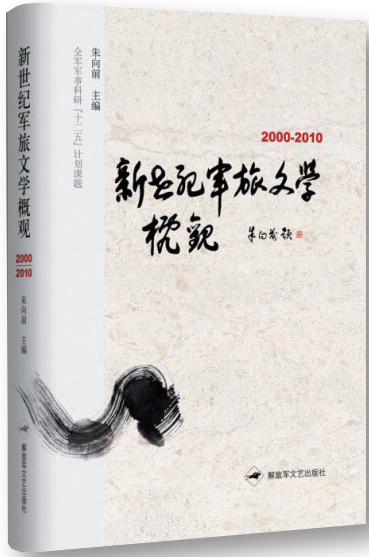
其次说崇德。“德”即德养,是德行、品位修行之要义,更是责任、担当之根本。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伟大的文艺展现伟大的灵魂,伟大的文艺来自伟大的灵魂。”昔贤存言:“凡作传世之文者,必先有可以传世之心。”“不锻炼自己的人格,无由产生伟大的作品。”文艺要塑造人心,艺术家是灵魂工程师。如此,艺者须有大德之养,不仅要在艺术创作上追求卓越,而且要在思想道德修养上追求卓越,努力做到言为士则、行为世范。古往今来,既有精湛艺术魅力又有高尚人格魅力的从艺者,多不胜数,成为一代又一代艺术中人之典范。当下,从艺者尤其要“敢于向炫富竞奢的浮夸说‘不’,向低俗媚俗的炒作说‘不’,向见利忘义的陋行说‘不’。”从而“为历史存正气,为世人弘美德,为自身留清名”。

再次说崇净。“净”即清静,是心性之纯净,亦为精神之清静,还是入念之幽境、化物之象境。释语论,真性清静方一尘不染。修身讲境界,艺术创作同样讲境界。艺术尤其是视觉艺术,要呈现出灵气、雅气、文气、静气、清气、逸气等审美境界,必然要求创作者心灵须纯净,精神须清静。从古至今,那些受人尊敬、广被赞誉的名家大师,无一不远离浮躁、不慕奢华、不求功利、安于寂寞,也无一不“板凳坐得十年冷”“语不惊

# 全面反映新世纪军旅文学发展的厚重史著

——读《新世纪军旅文学概观2000—2010》

□西 元



新世纪以来,军旅文学发展的外

部内部环境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给研究批评者带来了很大的困惑。比如,军旅文学所反映的对象——就中国军队突飞猛进的发展而言,军旅文学就有滞后于现实之感。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现象的发生?比如,与军事与战争有关的网络文学飞速发展,传统的军旅文学在迅速的边缘化。这种形势是喜是忧?还比如,“70后”、“80后”军旅作家在新世纪10年的后半期开始发力,开始成为中短篇小说的主要写作者。他们所表现出的精神世界与50、60年代出生的军旅作家有很大的不同,也直接导致了一种新的形态的军旅文学开始生根发芽。作为研究批评者,应该如何面对这股已经隐隐显现的潜流?总之,新世纪10年军旅文学带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和新质,要求研究批评者带着问题,并且拿出勇气去面对。

《概观》没有回避所有这些问题,而是拿出一种积极的、富有洞察力的态度去深入各种新出现的现象,按照自己的学术标准去梳理这些现象。《概观》花了相当多的篇幅去勾勒新世纪以来军旅文学发生发展所依赖的外部环境,以及这个外部环境对军旅文学本身产生了哪些深刻影响。《概观》还在一定程度上把军事题材网络文学纳入了观察的视野,分析其利害得失,也对其今后的走势进行了一些预判。值得一提的是,《概观》对“70后”、“80后”、“新生代”军旅作家给予了相当的关注。应该说,“新生代”军旅作家在新世纪10年还仅仅是崭露头角,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没有成为主流和中坚力量。但若以发展的眼光来看,那股带有新质的潜流却有很多值得注意的因素。这些内容是《概观》中的亮点,也是当下关于军旅文学研究的最新成果。

另外,作为主编的朱向前本身就葆有活力,对于各种不曾出现的军旅文学现象有敏锐的洞察力和强烈的好奇心,也特别鼓励课题组的成员去思考去探索。而课题组的成员也大多数是“70后”、“80后”,朝气蓬勃、有股闯劲,遇到困难不退缩,敢于突破常规,提出自己的看法,字里行间透露着生机活力。而且课题组的成员也都是在各自领域有所建树,甚至是出类拔萃的青年学者。比如负责长篇小说部分的傅逸尘,负责中篇小说部分的廖建斌,负责散文、戏剧部分的谷海慧,负责诗歌部分的洪芳,负责影视部分的朱寒汛,负责短篇小说部分的徐艺嘉,负责报告文学部分的张倩,等等。总

## 人民文艺家之歌

——读长篇报告文学《放歌天地间》

□木 弓

在迎接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的日子里,读到作家谢虹颖的长篇报告文学《放歌天地间》,非常动心。这部作品真实而细腻地描写了老一辈军旅作家阎肃为士兵写作、为军人放歌的艺术生涯,生动反映了老一辈艺术家忠诚党的文艺事业、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坚守军旅文艺高地的责任,从而展现了人民艺术家的精神风貌,塑造了我们时代与人民血脉相连的文艺家形象。这是一部主题鲜明、格调高昂的优秀报告文学作品,也可以说是一首深情的人民文艺家之歌。

作品突出赞美了阎肃同志一生为部队官兵创作的崇高道德品质。作为一位才华横溢的艺术家,他青年时代就创作了红色题材歌剧《江姐》,产生了全国影响。这部作品一直影响着 we 几代人的思想成长,直到现在,仍然是中国红色文艺经典宝库中最重要的作品。他选择成为一名军人,走上了为战士写作的道路,把他所有的艺术才华与艺术生命,都献给了人民军队的文化艺术事业,献给了保家卫国的战士们。几十年来,他写了那么多的歌词,那么多的优秀作品,都是积极反映军队生活,都在歌颂人民军队,都在表现军人的精神,都在努力塑造中国军人的艺术形象。这些中国军人的精神和形象,不仅深深扎根在军人们心中,也深深地扎根在普通群众心中,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欢迎,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反响。他以自己所有的创作,自觉践行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来,我们党在各个不同时期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坚持倡导的文艺思想,那就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思想。他心中的人民就是个普通的战士,就是每一个中国军人。他以几十年的艺术坚持与实践,积累起一座艺术高峰,得到了党和人民的高度评价。报告文学《放歌天地间》把阎肃同志艺术心路写得非常真实感人,写出了一个人民艺术家的精气神和高境界。

《放歌天地间》还重点描写了阎肃同志对深入生活的高度自觉和坚持。“深入生活”是新中国文艺思想的关键词,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思想的关键词。时代生活是一切文艺的源泉。中国作家、艺术家必须通过“深入生活”,向人民学习,在人民的生活中获得创作的灵感,才能创作出受人民欢迎的好作品,才能创作出与我们伟大时代相称的优秀作品。阎肃同志正是按照这条正确的创作道路,长期生活在军营、海疆、边防和阵地上,长期和士兵们打成一片,和他们交朋友,和他们共同体验着军队生活的欢乐与痛苦、艰难与光荣。他本可以是一个颐养天年的老人,但他永远把自己当做一个年轻的军人,他身上永远奔腾着军人的热血、肩负着军人的责任,同时也永远承担着艺术家的责任。他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仍然不懈地写作工作。他的作品来自火热的生活,所以充满生活的乐观精神,所以有强大的思想艺术力量。作为一个淡泊名利、德艺双馨的人民的作家、艺术家,他身上同样体现着一种时代的精神,成为我们时代的道德楷模。他的创作实践,应该成为我们社会主义文艺特别是军事文艺创作的重要经验。可以说,该报告文学把他的创作经验做了极好的梳理。

《放歌天地间》的主题引导我们更深刻地认识阎肃同志对我们中国文艺发展进步的贡献,应该得到我们的高度评价。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文艺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也经历了被消解、被边缘化、被市场化的痛苦时期。在中国文艺思想经受严峻考验的年代,军事文学的基本思想也受到了来自现实的挑战,出现了一些困惑,主题也有些分散,思想焦点也不那么集中。例如怎样坚持军事文学中的国家意识、英雄主义,和平时期怎样坚持军事文艺方向等问题,都受到当时社会意识的影响,出现了弱化模糊的现象。阎肃同志不是理论家,但他却能自觉坚持站到党和国家立场上,以自己坚实的创作,坚持发出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的时代强音,坚持了军事文艺的核心价值和正确方向,旗帜鲜明地回答了当时困惑在军事文艺中的重要问题,为中国的军事文艺走上正确的创作道路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历史和现实事实证明,军事文艺那种强烈的爱国心和英雄主义精神,任何时候都不能丢,越是和平时期,越要坚持军事文艺的基本主题,弘扬军事文艺的核心价值。

阎肃同志的创作道路给我们的文艺发展进步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启示:中国的文学中国的艺术应该走向世界,立于世界民族文化之林,但在具体的实践中,中国的作家、艺术家却不能过急地走向世界,而是应该沉下心来,更加老实地诚恳地走向自己国家、民族、人民的时代生活中,更应该把热情和心都沉到生活中,更加努力为自己的国家、民族、人民创作,写出更多的精品力作,中国文艺才有可能走向世界。文艺只有首先为我们的国家、民族、人民服务,得到人民的认可,才有可能加入世界文艺的大家庭中,积累成为人类精神的财富。文艺特别是文学,是用自己国家民族的母语来反映生活、表达情感、塑造形象、揭示本质,这个基本的不可更改的事实决定了中国文学的本质特征,也奠定了中国文艺发展进步的基本规律。所以,我们的文艺的主流必须跟随着国家民族的进步而进步,必须跟随着国家民族走向世界而走向世界。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越是中国的,就越是世界的。这是一个深刻的道理,也是一个基本的常识。因此,我们需要千千万万像阎肃这样的中国作家、艺术家。有了他们,中国的文艺才能和世界对话。